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伦敦北郊。海格特（Highgate）。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路：情人路（Swains Lane），把海格特公墓分为东西两墓地。

东墓地北依滑铁卢公园，与南临之伦敦城区呈高下之势。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即长眠于此。

先是，马克思夫人燕妮于1881年12月故去，葬于东公墓荒僻之一隅；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溘然长逝；三天后，葬于燕妮之旁侧。墓室区、区，然容身有余，上覆一墓石，镌刻墓葬者姓名及生卒年月日，他则几与邻墓无异。

1956年马克思忌辰，由英国共产党倡议、由各国（含中国）进步团体捐赠而建的马克思墓碑落成。马克思夫妇的遗骨，连同其后夭折的外孙哈利（长女珍妮的第三子）及再其后亡故的女管家德穆特的遗骨，一并迁入百米以外的新葬址。

马克思墓碑坐落墓园东北角主通道斗折处之一侧，掩映在参天古木之中。在这片碑石林立的墓地也称得上开阔了。置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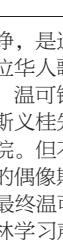
基座之上硕大的马克思头像像由英国雕刻协会主席、著名雕刻家劳伦斯·布拉德肖用青铜铸成。碑身上没有生平纪事，没有生荣死哀之类的文字，只是于墓石上方以金叶贴饰镌刻《共产党宣言》那鼓舞人心的结句，译为中文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下方镌刻《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11节那句名言，译为中文是：历来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半个世纪的风雨剥蚀，石刻的笔道已略显模糊，可在我眼前却异常真切。

马克思生于普鲁士，被法国、比利时、普鲁士四次驱逐出境，颠沛流离，几无容身之地，后半生寓居伦敦，至死无国籍，自谓：“我是世界一公民。”这像是殊荣。公墓出版物称马克思为“墓园中受人拜谒最多的墓主人”。这倒是海格特之幸——海格特因马克思而知名，非马克思因海格特而知名。马克思的送葬者算来只有11人（家人5，友人6）——最后的规格又给他

墓石·墓碑·丰碑

断想，在马克思墓前

王占举



斯义桂和温可铮，是迄今为止世界歌坛最负盛名的两位华人歌唱家。

早在高中时代，温可铮就迷恋上来北平举办独唱会的斯义桂先生。因此去报考南京国立音乐院。但不料温可铮考中后才发现，心中的偶像斯义桂已去美国留学。有幸的是，最终温可铮还是跟随斯义桂的老师苏石林学习声乐。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始，温可铮的歌唱生涯如火如荼，且名声大噪，已是大陆第一男低音歌唱家。但谦虚好学的温可铮，还是四处找来斯义桂的唱片，反复聆听，认真与自己对比，寻找差距。当面向斯义桂先生请教的念想，一直萦绕在温可铮的心头。

1979年，斯义桂应文化部盛邀来上音讲学并开办大师班，重归阔别几十年的故地。有一天休息时，他无意中从广播里听到一位华人歌唱家用德语演唱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魔王》，那醇厚辽远又极富感染力的歌声，令斯义桂耳目一新。于是他就打听了解到此歌的演唱者，这是斯义桂第一次知道温可铮。

斯义桂一直是温可铮最仰慕的大师。但就在他讲学之初，由于温可铮应邀为影片《大渡河》演唱主题歌而远赴云贵一带下生活，故没能及时赶上开学。但温可铮回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补课。他向上音的同事借来笔记，摘录讲课的内容，并了解前几天的全部课程。打那之后，温可铮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场，认真听课、做笔记，而且不耻下问。这引起了斯义桂的关注。

斯义桂的上音之行，不仅给人送来了一种当代声乐的全新理念，更解开了困惑温可铮多年来声音上的问题，也圆了温可铮要结交斯义桂的一个梦想。

因是同门兄弟，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由于温可铮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声音已存在很大问题。对此，斯义桂帮他逐一解决，还辅导他演唱勃拉姆斯的《四首严肃歌曲》，并把自己从美国带来的乐谱全都复印后送给

温可铮与斯义桂

李定国

斯义桂夫妇的盛邀，那天在斯义桂家中，温可铮在夫人王述的钢琴伴奏下，唱了多首他俩久别后的新作。斯义桂听后很欣喜，觉得他有很大进步，声音也变得更漂亮了，当然斯义桂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并演唱了多首自己的代表作。就这样，两人相互点评，共同切磋，唱唱聊聊，聊唱唱唱，一直到下午才觉得肚子有些饿了。于是，斯义桂亲自下厨，烧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来款待远方的来客。

当天告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温可铮与斯义桂长时间地紧紧相拥。不久斯义桂因病去世，此别也成了两人的永诀。

听讲座去！那天，我在上海大剧院，听白先勇谈京剧的未来。其间，我国台湾国光剧团的演员穿了戏服当场表演了片段，整场讲座又说又唱，足足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这场《京昆未来式》——“艺术课堂·特别活动”，而我只花费10元钱。

听讲座去！我更多的是听免费讲座，或者是听公益讲座。我听过文化上海主题系列讲座，主讲嘉宾是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主讲内容《近代上海的崛起之路》，文化上海主题系列讲座由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上海精神文明办联合举办，主持人是上海电视台的主持人林牧茵，讲座地址是在具有英国古典城堡风格的杨浦水厂。戴教授



郑辛遥
先痛快者：口气比力气大；
后痛快者：力气比口气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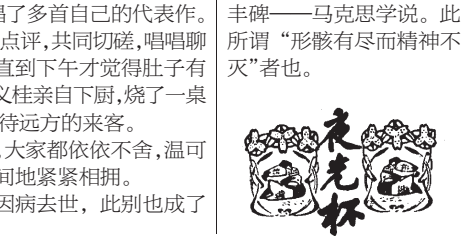
逃过了。他的死，本不想惊动外人，但很快惊动了世界。马克思终究是马克思，沉寂之后便是电闪雷鸣。次年3月16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周年和巴黎公社起义13周年（巴黎工人起义日为1871年3月18日），在伦敦，五千多人的游行队伍，打着横幅，踏着鼓乐，从市区的托特纳姆（Tottenham）一路向北，涌向海格特。警方如临大敌，出动五百多警力封闭海格

特墓地，连手持鲜花祭拜家人的爱琳娜也不得入。海格特的冲突拉开了自发起念马克思活动的序幕。年来年去，马克思墓成了无产者的风光之地。

送葬者寥寥反而彰显了马克思日后的声名。默然伫立于马克思墓碑前，我不禁感慨：以他对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推动力，数米见方的墓地似乎嫌小；可又一转念，就马克思而言，怕是已够奢侈了。正是：墓外人嫌小，墓中人嫌大。马克思生前有言，死后一方墓石(headstone)足矣。

迷蒙中，于不经意间，我眼前浮现出一座幻化了的高大的纪念碑——高大，而不占用任何尺方的地表面积。

吾闻古人云：“有名词何必镌碑，路上行人人口似碑”（《书斋夜话》），说的是刻石记功终不如万口称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有言：马克思的“英名和事业永垂不朽！”何曾说到一点墓碑？有说“不朽的丰碑”，不说“不朽的墓碑”，良有以也。马克思的墓碑“朽”于何时？吾人无从推测，只祈望它久留于世；可按理，再久也久不过那“不朽”的丰碑——马克思学说。此所谓“形骸有尽而精神不灭”者也。



马尚龙、何非共同体验海派情感的跳动；看陈子善如何解密张爱玲；跟随简平一起感受作家心中浓浓的情怀；知道了李大伟洞察上海的人情世故的秘钥。他们或引经据典，或侃侃而谈，或妙语如珠，或诙谐幽默，这既是艺术的享受，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现在，听讲座成了潮流，有些讲座，由于炙手可热，公众号一经推出，名额即被秒杀。有时精彩的讲座同一天有好几个，不得不做痛苦的选择。好在现在是高科技时代，鱼和熊掌有时可以兼得。

前段日子我错过了淳子的《作家与都市》讲座，由于名人网全程做了录像，并在网上做了发

出了我国宝岛台北松山机场大厅，横在眼前的马路，有一港湾式的停泊点，出租车专用，斜杠式并列一排四个泊位，一停就是四辆车，凸显便捷。

地铁线以颜色标注，当地人会告诉你，你该坐什么颜色的地铁线，再换什么颜色。你可能不识字，不可能不辨颜色，企图让所有人看懂，这就是服务意识。

台北地铁，站名往往主名+岔路名：忠孝新生站、忠孝复兴站、忠孝敦化站，即便“地下工作者”也知道自己在地下哪一截。在没有手机导航的过去，这个优势更明显。我去“中央研究院”，南港是终点站，落乡而荒僻，下了车出了站，抬头路牌：研究院一段，研究院二段，毫无悬念地通向中研院。

这次我落脚在台北的闹市，马路很宽，路中心居然竖立两排高耸乔木，这样的路是快车道，方便车里的人，不是方便车外的人。但主道的两侧，逸出一条条分叉的小路，深入主街两侧的小巷，街口两旁的高楼，将小巷挤成一线天了。一线天的路箭一般射去，深深地刺入小巷，不断穿越下一个巷口，与一条条横着的窄马路相交，呈井字形，四通八达。

台北的小巷，路的两旁底层都是店铺，对应着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点心店、凉茶铺、凉面店、烧腊店。当铺开在巷子里，银行也开在巷子里；药房开在巷子里，医院也开在巷子里。凡是人需要的行当，曲巷深处，应有尽有，开锁的、配钥匙的、修拉链的、缝裤子的，小改大的，生活中忽然想到的，小路边都能找到摊点。

曲巷深处的门店都是为方圆几里服务的，为老邻居服务，为旧习惯服务，所以经营方式是传统的，铺子是祖传的，再小的生意也能传代，因为没人涨你房租，你可以心安理得做周边居民需要的生意，店铺的利润就是你的工资。店铺陷落在小店的层层包围中，轻易不敢涨价，你的价值就是比周边邻居“自力更生”还要

便宜，一旦逾越，分分钟秒被附近的店铺替代你。所以无暴利之念想，只能一分一分赚钱。台湾民间名言：屎有多难吃，钱有多难赚。但小店最大的优势：永远不用挤公车（公交车），永远不会失业。“烂铺养三代”这句老话，在台北借尸还魂了。

社区的门面不变，邻居不变，马路虽破旧且旧，但知道那个水洼在哪里，所以生活很坦然，街区很亲切，有家园的感觉。在台北的小巷，想喝杯茶，有茶店；想吃碗面，有面店；早上，想吃根油条，有现炸的铺子。饿了，隔壁就有卤肉饭，不必自己升火起灶，只要有点碎银子，就可

以生存于生活的服务链中。在上海早已消亡的轧面店、碾米店，居然开在最时髦的淡水老街主路上，那是大陆小资们必到的打卡地，堂而皇之的门面，非常霸屏地昂然挺立于街上，与许许多多网红店并列。网红店开开关关，成为“开关店”，轧面店、碾米店则岿然不动，仿佛永垂不朽，因为它是为左邻右舍服务的，提供生活必需。

在小巷里逛街，莫名其妙就吃到了非常好吃的桃仁水果蛋糕。吃完了，回头再去找那片店，想给上海的朋友捎个伴手礼，结果呢，消失在密密麻麻的小店群里，消失在无数个街口之间。你喜欢，下次再来，他们的口号：好再来！生意再好，轻易不会扩张到大街上，那样的话，房租高了，售价高了，生意就难做了。

我喜欢逛街，哪怕雨天，因为有骑楼。道旁有台阶，不仅有阶梯，而且有斜坡，便于膝盖不好的老人。有时坡道太短促，斜坡绕三折，等于延长坡面，而不会俯冲。这让我想起宾馆的早餐，茶叶蛋一剥了壳，一只只眼白、怒目圆睁，半凸于酱汁里，免得客人手剥，张牙舞爪，染成酱猪蹄。煮蛋，家里的太太能做到；剥壳，台湾的宾馆不仅想到而且做到，细致入微，才叫服务。

生活便利，源自服务的意识无孔不入。城市以人为本，不是为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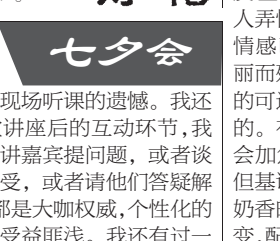
有位90多岁高龄老太太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叫：心平路平，她认为路之所以不平是因为心不平造成的。的话虽然简短朴素，却蕴含着人生的智慧和哲理的通达。

人的心态的确很重要，心平则路平，心宽则路宽。人的一生既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坏，因此，心胸要开阔，境界要提升。人生最大的快乐不在于占有什么，而在于追求的过程。

生活就是面对现实微笑，就是越过障碍注视将来。生活就是自己身上有一架天平，在上面衡量善与恶。生活就是有正义感、有真理、有理智，生活就是始终不渝、诚实不欺、表里如一和心智纯正。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对于过去不可忘记，但要放下。因为有明天，今天永远只是起跑线。生活简单就迷人，人心简单就幸福，学会简单其实就不简单。

在人生的跑道上，有人用心欣赏风景，有人努力让自己成为风景。能让我们快乐的其实是一种心态，有些人之所以缺少快乐，是因为缺少快乐的心态。其实，人生处处有快乐，只要坚持快乐的心态，即使一件小事情，我们也能从中找到快乐。



七夕会
布，我总算弥补了未到现场听课的遗憾。我还特别喜欢讲座后的互动环节，我经常向主讲嘉宾提问题，或者谈自己的感受，或者请他们答疑解惑。他们都是大咖权威，个性化的回答让我受益匪浅。我还有过一段担任讲座主持人的经历。杨浦图书馆经常举办讲座，同时对讲座进行改革，搞了一个挑战主持人的活动，欢迎听众毛遂自荐当主持人，结果我有幸入选和大咖同台，过了一把瘾。

讲座，成了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座，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让我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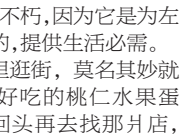
写到这里，一条微信进入了手机：亲，听讲座去！

阿芙佳朵与爱情

Affogato，意大利语“淹没、窒息”的意思，爱情很像阿芙佳朵，又苦又冷却甜美，充满让人想要逃离却欲罢不能的矛盾。浓缩咖啡和香草冰激凌球的完美交织，多少人为了嗜甜的那一点点糖前赴后继、赴汤蹈火而忽略了它的苦。爱情，了不起！是自我与心灵的不断对话，如影随形，热烈且浓郁的咖啡倾倒在冰激凌的瞬间，像爱情，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的激烈碰撞，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还来不及认识就被拿走，形成的反差，简单而直接，没等人弄懂其中缘由，强烈的情感已全面占据心脏，美丽而残忍，这般的不及防的可遇不可求，带一点狠的。有些地方做阿芙佳朵会加焦糖、可可、杏仁碎，但基调始终是咖啡的苦和奶香的甜。像爱情，底色不变，配角的流转如浮云，终将消逝、散离。

恋人尤其适合品尝阿芙佳朵，想象王家卫电影的画面，一对男女互喂冰淇淋咖啡的冰激凌，你一口，我一口，淡淡的、略显沉默的，一如他电影里曾呈现过蓝莓派加冰激凌球的吃法促成了一对陌生男女，最终成为恋人。

阿芙佳朵如爱情般的复杂质地，使人们醉心于它，如有一种魔力。



灯花

灯花

灯花

灯花

灯花

灯花

灯花